

革命故事

老交通员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革 命 故 事

老 交 通 員

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選編了六篇浙南的革命鬥爭故事。其中有描寫我軍以智迎敵，獲得輝煌勝利的戰鬥場面，有描寫老交通員在極端艱苦、困難的環境中，不屈不撓，忠於職守的動人情景；有描寫平凡的婦女在對敵鬥爭中英勇頑強、視死如歸的不平凡事跡……。這些感人肺腑的小故事，都能給讀者以生動的革命教育和階級教育。



老 交 通 員

葛克儉 插圖

✱

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
杭州武林路萬石里1號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✱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¹³/₁₆ 字數44,000

1957年12月 第 一 版

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590

統一書號：T10103·140

定 價：(6)一角七分

目 錄

李家山战斗·····	韋 軍 (1)
老交通員·····	董孔甫 (17)
地下民兵隊·····	董孔甫 (33)
黃彩妹·····	黃正潞 (40)
海上脫險战·····	谷定文口述 (50)
夫妻夺槍的故事·····	董孔甫 (53)

李家山战斗

章 軍

一、敌 情

1936年6月里的一天，刘英同志率领紅七軍团挺進师一部二百多人，轉移到浙閩边区的李家山村。〔注〕

这里，山与山相連，峯与峯相接，連綿不断的山峯，仿佛綠色的大海，波濤汹涌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李家山村的前沿，有兩株双人合抱的大楓樹，粗壯的樹干，頂着茂密的樹叶，雄偉地并排挺立着。村的西面与黎山遙遙相对；南面緊緊依偎着聳入云霄的疊石山峯。离楓樹不远，有一条熊嶺，它象利斧从李家山与疊石山之間劈了下來一样，又峻又險地好似一条鎖鏈扣在黎山山脚，把李家山与黎山連接起來。

深夜。在李家山村东面，一排密密的竹林旁，一座矮小而又破旧的茅屋里，三位同志圍着一盞光綫微弱的油灯，在低声地談論着。他們是在研究怎样在这个地区進一步發動羣众，开展“除捐減稅、抗租抗息”和“打土豪、分青苗”的斗争。

〔注〕1935年10月間，紅軍七軍团挺進师在刘英、粟裕同志的率領下，進入了浙南地区。第二个月，組成了閩浙边区联席省委，刘英同志任省委書記。联席省委下面建立了浙西南、浙南、閩东三个地委。浙南地委下面建立六个縣委，李家山村是在六个縣委中的福鼎縣委境內。解放后，李家山村属于福建省福鼎縣黃江鄉。

三位同志中間，有一位就是劉英同志。他沉着而又堅定地說：“是的，這一帶羣眾有革命基礎。但是，我們也應該看到，他們還缺乏堅強的領導，還不知道怎樣對敵人進行鬥爭。”說到這裡，他停了下來，略略抬起頭來，好象在傾聽什麼似的。不一會，微笑着指向屋外：“你們听，南風吹過，竹林呼嘯。要知道，千百株竹，就能擋住狂風暴雨。那麼，把千百顆羣眾的心，緊緊地合在一起，就會化成一支無窮的力量。明天的千人大會，讓羣眾檢閱一下自己的力量，把鬥爭情緒鼓得更熱更高。同時，也要以黨的战略方針，引導他們，教育他們。這就是鬥爭的動力。‘除捐減稅、抗租抗息’‘打土豪、分青苗’，是羣眾迫切的要求。我們必須緊緊地抓住這一環。”

這些話，仿佛榔頭敲打在鐵砧上，每個聲音都迸發出閃閃的火花，包含着巨大的力量，充滿着堅定的信心，閃爍着勝利的希望。

在座的兩位同志靜听着，默默地以期待的眼光看着劉英同志，希望他繼續講下去。但是他在凝神地思考着。一位年青的同志說：“可是，南宋垵還駐有‘平陽民團’，我們應該有所準備。”

“對。我們剛才研究的是第一個計劃。”劉英同志接着說：“南宋垵駐着‘平陽民團’兩個連，我們就不能不有第二步打算。敵人要是有什麼行動，會增加我們極大的麻煩。但是，也不一定。我們的第二步計劃，就是要化不利為有利，將麻煩變成對我們的方便，把千人大會變成一場勝利的戰鬥……”

“這就是說，領導羣眾投入戰鬥，爭取勝利作為動力，將鬥爭全面鋪開。”另一位同志被劉英同志的話點明白了，興奮得趕忙插嘴說。

“完全正確。”劉英同志的眼光停留在他興奮的、樂觀的面孔上，笑了：“現在只等老吳同志回來，便可作最後的決定。”

茅屋里的會議，仍在繼續着。……

同一个时候，在險峻的熊嶺上，老吳同志袒露着胸脯，揮擦着汗水，急匆匆地往嶺上走去。沒有月亮，天空只散落着稀疏的星星。四周高高低低的山頭，變成一幢幢的暗影。熊嶺深陷在兩山之間，更是一片漆黑。但是，這對黨的地下交通員——老吳同志，却一點也不碍事。這一帶的地形、山勢，他是摸熟透了，閉上眼睛都能認得出哪個方向座落什麼山崗，哪一條山路通向什麼村莊。越是黑夜，越能施展他的技能。今天一早，他接受任務去南宋垵，與那邊黨的交通站聯繫，探聽“平陽民團”的動向。天快黑的時候，他得到了可靠的消息，便從南宋垵動身，打小路繞過敵人的崗哨，恨不得背上長出翅膀，立刻飛到李家山。現在，他只要越過了熊嶺，就到達目的地了。心中一陣興奮，喘了几口熱氣，又邁開他的雙腿繼續赶路。

老吳穿過了大楓樹，往東拐，便隱隱地看見那茅屋的壁縫中透出微弱的燈光。他加速了腳步，突然，沖來一聲短促的喊問：

“是誰？”

冷不防有這一下，他怔了一怔。一听是警衛員的口音，便回答說：“是我，老吳。”

“啊！老吳回來了。”警衛員驚喜地叫了起來。在黑暗中，老吳感覺到他那稚氣的臉孔天真地在笑。平時，老吳好與他開玩笑，這時候便學着他的腔調：“啊！老吳回來了。——怎麼到現在才知道？鼻子越來越不靈了……”

“別開玩笑啦！快走，正等着你呢。”警衛員說着，便拉着老吳往茅屋的方向走。

茅屋里三位同志的討論，被警衛員的喊聲打斷了。大家都警惕起來，側耳傾听，一陣說笑聲由遠而近。劉英同志霍地站了起來，高興地說：“是老吳回來了。”頓時，他瘦削的臉上，泛起了喜悅的微笑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放射着歡樂的光彩。顯然，

为老吳的安全，他曾暗暗地耽心过。他立即开了門迎上前去，正碰上老吳与警衛員進來。他緊緊地握住老吳的手，拉他到燈光前，从上到下地細細打量了一番，弄得老吳不好意思起來。当他看出老吳並沒有發生什么意外时，便按着他坐下，親切地說：

“辛苦了，老吳。先休息一會兒吧！”接着又暗暗地吩咐警衛員去設法弄点吃的來。另外兩位同志也忙着遞毛巾、送開水給他。

老吳喝了一大口水后，便从衣角里挖出了一張折叠得很小的密信，外層已被汗水沾湿了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遞給刘英同志說：“有緊急情况，都在这里面。”

在飄渺的燈光下，刘英同志聚精会神地閱讀着那密密麻麻的小字。臉色變得嚴厉而又堅定。从他思考的神态中，同志們都看得出，事情有了变化，一場激烈的斗争即將到來了。看罢，他把字条遞給了另外兩位同志，鎮靜地笑着說：“不出我們所料。也好，來得正是时候。”

燈光搖幌，一陣靜默。

刘英同志思索了一会，轉向老吳，問他还有什么情况。老吳告訴他，据不很可靠的消息，敌人所得的情报，只知道我們这里只有一个排。大家都笑了。

“現在我們这样决定，”刘英同志环視了一下在座的同志：“按照第二步計劃立即行动起來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撒开我們的捕魚網，到时候，居高臨下，把網拉得緊緊的，將敌人一網打尽。”

二、熊 嶺

第二天清早，敌“平陽民团”一个連將近100多人，在姓葛的連長帶領下，向李家山的方向出动了。

一路上，姓葛的肚子里象一鍋燒滾了的热粥，翻騰个不停。不久前，泰順白姑庵、福鼎五家山的兩次与紅軍遭遇战，国民党

“正規軍”兩個連被數十個紅軍打得稀爛的消息，他是聽到過的。當時，他曾當着同僚和下屬的面前瞎吹牛：“哼！這還算什么‘正規軍’，不管用的傢伙，要是老共碰到我姓葛的手里，不是吹牛，非搞得他落花流水不可。”牛皮雖是這麼吹，背地里他也寒心過：“好厲害！萬一真的叫我碰到了紅軍，真的是不好應付。”這一次，派他到李家山來，他就滿肚的耽心、懼怕。但當他一想到李家山只不過二十來個游擊隊員，又覺得沒有什麼好懼怕的。再說，昨晚團參謀曾特地親自對他說過，得勝回來，晉級提升，重重有賞。這倒是一個飛黃騰達的機會，便又振足起來，冲着士兵們喊道：“快，快！真他媽的老牛拖破車，走一步退兩步。”……

與李家山遙遙相對的黎山，半山坳里座落着一個只有三五戶人家的南山村。農民葉登甘這一天特別顯得高興，天還沒有發亮，就接連幾次催着妻子：“時候不早，該起來了。”

“真是催命鬼，天還沒有露白呢！”妻子不懂得他干嗎要這麼早起來，埋怨他。

“唉！你怎么又忘啦？昨晚不是講定了，今天磨几升麥子，烙上几个麥餅送到李家山村去。”

“哦，真的。你看我這人，一睡就胡塗了。好，我這就起來。”

兩個人趁黑磨完了麥粉，葉登甘就背起鋤頭往後山坡地上走。跨出門，他还吩咐妻子說：“要烙得噴香的，可不要烤焦了，烙好了，招呼我一声，好送到李家山去。”

葉登甘一鋤一鋤起勁地翻掘着番薯地。突然，他聽到一陣沙沙聲，覺得奇怪，正要往高处探望，坡後已躍上四個敵兵，向他包圍過來，雪亮的刺刀緊迫着他。姓葛的傢伙，把木壳槍口對准他的胸膛，喊：“把你的鋤頭放下！”

葉登甘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吓呆了，心里一陣慌亂，忙將鋤

头放在地上。姓葛的躍前一步，用脚踏住了鋤头柄，然后收起了木壳槍，粗声粗气地問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南山村。”这时候叶登甘已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尽量抑制住內心的慌乱，裝着鎮靜地回答。

“离李家山还有多少路？”

“那可远哩！”

“混蛋。对面的山头不就是嗎？”

“你問的是五家山啊！”

“胡說，快給我揀一条小路帶到李家山去。到時候重重有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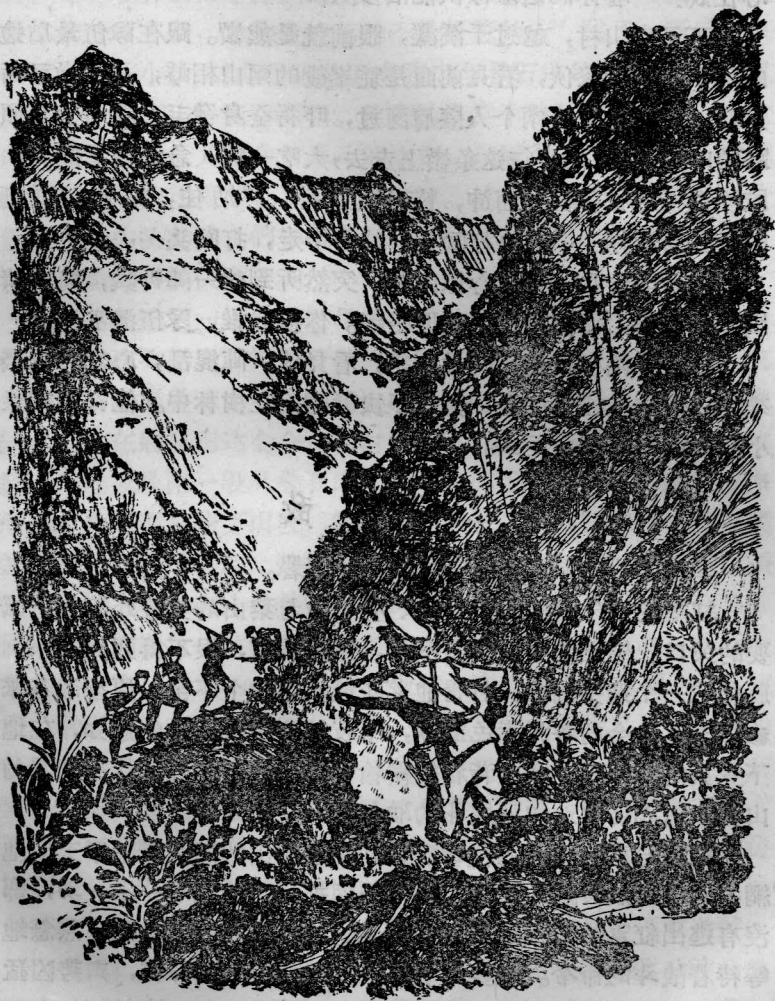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行啊！老总。我还得干活呢！我指出一条路你照着走，保險錯不了。”叶登甘开始明白，李家山的紅軍已被国民党軍隊發覺了。他想应付过去，自己好脫身抄小路去送个信。

“別他媽的罗里罗苏。痛快一些，不識抬举就会討沒趣。”姓葛的傢伙瞪着眼喝道。

“好吧！”叶登甘躊躇了一下，答应下來。但他还是想去关照妻子赶到李家山去通个消息。便試探着說：“老总，先讓我回家一趟，馬上就來。”

姓葛的傢伙十分狡猾，一口咬定要馬上帶路。

叶登甘偷偷地向四方探視了一下，只見敌兵三三兩兩拖着沉重的脚步朝这个方向走來，个个有气無力，神情不定。他暗暗地盤算着：通往李家山有兩条路，一条从熊嶺上去，形势險要，山下的动静，山头的紅軍看得清楚；另一条是繞过山脚的小路，从黎山与叠石山交接的山坡上去，山勢比較平坦，一上山就冲着李家山村，形势对紅軍十分不利。他知道，从熊嶺上去，敌人必定逃不了，可是自己的性命也有危險。这怎么办？要是讓国民党軍隊得勝，那几十里方圓的山头就会遭殃，人民就休想过太平日子。最后，他暗暗地下定决心：拚出这条老命，上熊嶺。这时，他斜着



眼狠狠地扫射了一下跟在后面的匪兵，并不掩飾自己的冷笑，內心在說：“看你們這班傢伙能活多久！”

下了南山村，越過干溪灘，眼前就是熊嶺。跟在隊伍最後邊的那個姓葛的傢伙，看見前面是駝峯般的兩山相峙，一條嶺又高又峻，狹窄得只容兩個人擦肩而過，吓得全身發毛。看看前面領路的葉登甘，正是直往這條嶺上走去，大吃一驚，急得蹬足捶胸，跌跌撞撞地往隊伍前面沖，慌亂地喊叫：“站住，站住，他媽的，我揍死你……趕快打回頭，往小路走，打回頭……。”

前面的士兵，早已心驚肉跳。突然聽到這一陣叫喊，摸不清出了什麼事，便掉過頭來往原路跑。你擠我推，隊伍混亂了。

葉登甘站在高處，回過身來，看見這一陣混亂，心想：機會來了。便乘隙往山坳里一竄，很快就隱沒在樹林中。他打從割柴小徑，直奔李家山而去。

三、歼 敌

李家山的紅軍，早已作了戰鬥的部署。

紅軍戰士分別把守着熊嶺、疊石山與黎山的交接處等幾個緊要的關口。戰士們個個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，恨不得匪兵一來，就給它一個迎頭痛擊，打得他落花流水，一個不留。原來準備來參加千人大會的各村赤色羣眾，午夜接到投入戰鬥的通知，在地下黨員的率領下，個個背着紅纓槍、棒頭刀，分散埋伏在周圍的山頭，信心百倍地作好戰鬥的準備。

紅軍與赤色羣眾的密切配合，在李家山的周圍撒下了天羅地網，只等着敵兵闖入網來，就可一網打盡。敵人的一舉一動，都沒有逃出紅軍的情報網。各個山頭的戰士和赤色羣眾們，焦急地等待着戰鬥的命令。只要命令一下，就會象潮水一樣，聲勢凶猛地沖向敵人。

敵人在熊嶺腳鬧了一陣混亂，待鎮靜下來後，姓葛的傢伙發

現叶登甘已經跑了，气得瞪眼珠吹胡子地朝着熊嶺咒罵：“他媽的，这一下算便宜了你这傢伙。待老子回轉來，宰你的腦袋，燒得你家寸草不留，才知道姓葛的不是好惹的。”罵了一通后，只得改道轉入小路。这条小路是通向黎山与叠石山的交接地，从这里兜圈子上李家山，山势平坦。他們摸摸索索地前進。在接近山坡的时候，突然，几声乒乒乓乓的槍声，划破了山間的靜寂。我們埋伏在叠石山坳里的紅軍战士露臉了。这是行动起來的信号，分散在各个山头的战士们和赤色羣众，知道敌人已經闖進了魚網，拉網起魚的时候快到了。

姓葛的吃了一惊，連忙指揮一部分士兵匍伏下來，集中火力猛烈地向山坳射击，掩护着其他分散開來的士兵，繞着山势分成左右兩路插向叠石山坳前的高地，企圖夺取这个高地作为据点繼續躍進。在將要到达会合点的时候，突然間，一陣猛烈的机槍，連續不断地象暴雨一般从叠石山的高处傾瀉下來。七八个敌兵应声而倒，骨碌碌地滾下山坡，摔在乱石溝里，四周冒起了一股火藥加腥臭味的濃烟，塵土飛揚。敌兵被压了下去，伏在山脚進行頑强的抵抗。不一会，敌兵乘隙發動第二次進攻，正当往上冲的时候，背后熊嶺这一边槍声又响了，火力直往这一边進迫，截断了敌兵的后路。姓葛的一瞧，前后受攻，形势緊張，心里十分惊慌，暗暗地叫苦：“倒运，倒运，碰上了老共的伏兵，我姓葛的这一下完蛋了。”这时敌兵的陣营已經混乱起來。他連忙往西面黎山的方向竄去，指揮着士兵从这个方向突圍。他揮着匣子槍，張开沙啞的嗓子吼道：“跟我來，往西边冲，……他媽的，往西边冲啊！……”一顆子彈“噓”的一声从他右耳边掠过，打断了他的喊声，他連忙臥了下來，把头緊緊地縮在脖子里，不敢動彈。

突然，象山洪暴發一样，从四面八方的山头响起雷動般的怒吼声：“冲呀！……殺呀！……冲呀！……”喊殺声此起彼落，震撼山谷，吓得姓葛的渾身打顫，他摸不清到底有多少紅軍，偷

偷地抬头向四面探望，只見前、后、左、右的山头，滿是黑压压的人羣，緊握着紅纓槍，棒头刀，随着紅軍一陣又一陣地往山脚猛冲下來。他象一只受了伤的野猪，拚命地躍了起來，向長滿荊棘的山坳深处竄了進去。

敌兵全部慌乱了。个个心惊肉跳，失魂落魄，四面被包圍得水泄不通，眼看“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”，仿佛一羣受了惊的鴨子，向山溝里、溪坑里、山岩間拚命逃竄，互相冲撞，自相踐踏，發出一片恐怖的哀嚎。

包圍圈越縮越小，敌兵已完全处于絕境。战士們、羣众們一齐高喊：“繳槍不殺！”

敌兵們絕望了，紛紛放下槍來，举手投降：有的半身跪在泥坑里，露出大半截湿淋淋的上身；有的歪靠在山溝，滿臉泥巴；有的磕头如搗蒜，哭着哀求饒命……。真是丑态百出。

經過一个多鐘头緊張的战斗，敌人的隊伍全部打垮了、歼滅了。繳來了九十多支長槍和無數發子彈，逮來了九十多名俘虜。山間响起了一片勝利的、欢乐的呼声。这时候，叶登甘挤在战士当中，把俘虜一个一个的仔細看过。突然，他跑了过去，对着一个俘虜厉声喝道：“把头抬起來！”那俘虜吃了一惊，抬起头來，他盯着看了一会，却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怎么不是？”接着又一个一个的看了过去。战士們和周圍的羣众都觉得非常奇怪，只見他把所有的俘虜都搜索遍了的时候，憤憤地对着紅軍战士們喊道：“敌連長漏網了，快追，快追，我認得这傢伙……”

搜山的隊伍向四面山头出动了。

四、智 擒

槍声漸漸疏远了，平息了。姓葛的象一只丧家犬，夾着尾巴沿着長滿荊棘的山溝拚命的逃竄，总算逃出了包圍圈，他偷偷摸摸地潛入了黎山頂的一个村庄——黎尾樹村背后的樹林里。看看

距离熊嶺脚远了，才歇了下來，噓了一口長气，暗暗地慶幸自己死里逃生，保住这条性命。可是，一想到回去怎样交差，預料也不会有好下場，又緊張起來，恐慌万分，禁不住又自怨自艾地咒罵起來。最后，他向四周探視了一番，便打定主意在这里挨到夜里再走，另找一条生路去。突然，他听到一陣悉悉索索的脚步声，立即坐了起來，本能地伸手到腰間挖开木壳槍的匣子盖，打算拔出槍來，誰知却摸了个空。原來他在逃竄的时候，曾滾下了山坡，把槍丟掉了，現在留下的只是一只空壳。他癱軟下來了，縮成一团，蜷伏在大樹底下的低坑地里。

來的人是庄其掌的妻子，村里人都称她阿掌嫂。上午一場战斗，她在家里就了很大的心，默默地在祈禱神灵，保佑紅軍得勝。現在，消息傳來，果然是紅軍勝利了，國民黨的軍隊被打得一敗涂地，逮來了許多俘虜，正帶往李家山去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。这时候，她从家里出來，穿过樹林里的一条小路，打算往自己的番薯地里去。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，好象有人在樹林里，便悄悄地往樹林深处探望，只見一棵大樹根旁露出了黃綠色的衣服，好象在顫抖。她吃了一惊，吓呆了，內心暗暗忖道：

“莫不是打散了的國民黨逃兵，躲伏在这里？”便打算抽身往回走。再一想，不行，要是敌兵，决不能讓他逃了出去。躊躇了半晌，才打定主意，鼓起勇气走上前去，喊了一声：“你是誰？干什么伏在这里？”

姓葛的顫抖了一下，惊慌地立了起來，一看是一个女人，便鎮靜下來，右手捏住槍壳子，裝着拿槍的样子，睜大賊眼，狠狠地盯着阿掌嫂。阿掌嫂一看果真是國民黨逃兵，又是軍官模樣，便壯了壯胆，机智地裝着关心的样子，說：“啊！老总，你怎么还躲在这里？四面山头都有紅軍在搜山哩！”

姓葛的听她这么一說，便拔腿要跑。阿掌嫂赶忙說：“你跑到哪兒去？一跑就碰上了紅軍，那不是自投罗網？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办？”姓葛的又慌張起來了。

“來，先到我家里去避一下風頭。紅軍是不会搜老百姓的屋子的。我家就在这里下面。”

姓葛的十分怀疑，猶豫了一下，仍然不敢跟着她去。阿掌嫂看出來了，便撒了个慌說：“不瞞你說，我家里是当保長的，吃紅軍的虧不少……你看，那边紅軍來了。”接着便裝着慌張的样子，照原路往回走。姓葛的听說紅軍來了，也顧不得再探听，連忙躲躲閃閃地跟着她走，哀求着：“大嫂……大嫂……求你做做好事，救我一条性命，一世不忘……”

阿掌嫂暗暗地冷笑一下，說：“不要响，跟我來。”

到了家里，她順手拿來一件破衣服給姓葛的穿，又端出一碗冷飯來給他吃，說：“換了衣衫，人家就認不出來了。飯吃好后，我給你找一个地方躲起來。——現在，我去外面探一探風声，你切莫走动。”說着便出來了。

姓葛的到这时候，一点也不怀疑了。看見飯，才感到肚皮早餓極了，就一边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，一边还很感激阿掌嫂。

阿掌嫂出了門，赶忙去找她兒子，吩咐他立即去报告紅軍，又迅速地回到家里來。一看姓葛的果然換上了衣服，肚子里有些好笑。便領着他到屋边的一間灰蓬里，开了小門，里面是一片烏黑，張滿蜘蛛網和灰塵，發出一股难聞的臭气。她指着小門說：

“从这里進去，躲一会，等紅軍搜过山，到夜里，从后門出去，那就平安無事了。”

姓葛的躲在灰蓬里的一个角落，一边喜一边憂，喜的是碰上了一个好大嫂，找到这样一个隱蔽的地方；憂的是紅軍搜到这里來怎么办？心里还是惊惶不定，一声不响，連大气也不敢喘。过了好一陣，一陣脚步声漸漸地由远而近，他赶紧把身体縮做一团，屏住气，心里扑騰扑騰地跳个不停。

突然，小門被踢开了，兩個紅軍战士站在門口，槍口对着姓

葛的，喊道：“举起双手，快出来！”



姓葛的全身颤抖，呆了半晌，只得服服贴贴地举起双手爬了出来。到这时候，他才知道上了阿掌嫂的圈套。

两位红军战士笑着对阿掌嫂说：“谢谢你，阿掌嫂。你立了大功，晚上来李家山村参加庆祝胜利大会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一定来。”阿掌嫂感到又轻松又愉快。她目送着两位红军战士带走了敌连长，心里泛起一阵胜利者的骄傲。

五、祝 捷

当天晚上，李家山的火光冲破了夜空，照耀得附近的山头通红通红。阿掌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走向李家山村。

并排挺立的那两株双人合抱大枫树，在火光照射下，显得格外挺秀、雄伟。南风掠过树梢，树叶飒飒作响，好象在奏着胜利的凯歌。就在离枫树不远的一塊大空地上，搭起了一座高台，台前的一大堆柴枝烧得十分旺盛，红红的火舌，放射出强烈的光